

王星拱是中國馬赫主義者嗎？

宛小平 安徽大學

列寧在《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裡批判了馬赫哲學以及俄國的馬赫主義代表，這當然對扭轉當時俄國思想領域的混亂起到了很大作用。

五、六十年代中國哲學界受前蘇聯意識形態導向的影響，喜歡根據列寧對唯心主義的批評作為貼標籤的根據，把一些本來需要科學研究才能得出正確結論的一些中國哲學家也「一棍子打死」，不加區分這些哲學家究竟思想有無價值，簡單用唯物唯心對號入座。像對科學主義在中國傳播做出了不可磨滅貢獻的王星拱哲學也採取了這種態度，在1964年5月出版的內部批判參考資料^[1]對王星拱「作者介紹」就有如下表述：「王星拱是英國馬赫主義者皮耳士 (Charles Sanders Peirce) 的門生。……他和丁文江都是中國馬赫主義者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們打著『科學』的招牌，反對科學，反對辯證唯物主義。王星拱在1919年起即不斷發表文章，宣揚馬赫主義，在自然科學界有一定影響。……

《科學概論》被列為舊武漢大學叢書之一，是中國馬赫主義者比較系統地宣揚馬赫主義哲學的代表作。……

王星拱對物質的看法，暴露了馬赫主義的唯

心主義實質。他把物質的『形式』和『實質』即質料，截然分開。認為『形式』是永恆的，『實質』是變換的。世界上存在著沒有本質的現象，而且

『我』所知道的只是這種現象。所以他認為『心也不是實在的，物也不是實在的，只有感觸是實在的』。甚至認為『迷惑』、『誤憶』、『妄想』都是『實在』。王星拱公開宣揚不可知論，他說超過直接感觸的範圍的物質是不能認識的，科學只限於直接感觸範圍內的。可是，馬赫主義者標榜『科學』，實際上是反對科學」。

摘要：王星拱的科學哲學思想在中國學界被誤讀的很嚴重。一般教科書給他的帽子是「中國的馬赫主義者」。甚至有些人還稱其為「惟科學主義的代表」。這些觀點都是沒有根據的。本文通過王星拱的原著比對，對一些錯把羅素對王星拱影響的觀點當成馬赫的言論進行了批駁：馬赫的實證主義到邏輯實證主義是兩個不同階段，王星拱受後一階段影響較大；馬赫反形上學而王星拱並不一定反對形上學。王星拱和羅素的哲學觀點更接近，不如說是「中國的羅素主義者」。
關鍵詞：王星拱；馬赫；羅素；舊實證主義；新實在主義；邏輯實證主義

這種武斷歸類，定性定調的批評對後來中國哲學界對王星拱哲學地位和作用不能充分估價產生了不良影響。即使是幾十年之後研究王星拱的國內專家李醒民也未能幸免，他也還是把王星拱看作馬赫在中國的代表，雖然，李醒民著文時已經是中國哲學界努力擺脫受前蘇聯唯物進步唯心反動二元對立劃分的影響；也不認為王星拱屬於反動的唯心論，似乎對王星拱哲學的非主觀唯心主義給予部分肯定。有些書不僅把王星拱說成是馬赫主義者；而且還說成是「科學萬能」的代表。「在國內較早從事科學普及工作，第一個向學術界介紹馬赫主義和科學方法論，並在科學與



玄學的論戰中旗幟鮮明地倡導『科學萬能』，堪稱一代『科學先驅』^[2]。但是，根據我們比對王星拱著述，其中很少提及馬赫，倒是反反覆復提及伯蘭特·羅素。並且寫作《科學方法論》以及翻譯羅素《哲學中之科學方法》，同時還寫了一系列解釋和介紹羅素的文章都集中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前後，稍晚點的《科學概論》也基本上是重複這一時期的哲學觀點。根據我們的研究，應該說王星拱是中國的羅素代言人而非馬赫。為了方便「撥亂反正」，我們一把李醒民是如何根據王星拱原著聯繫馬赫哲學思想得出兩者思想是一致的結論，再重新作一個分析。李醒民得出這個結論所依據的王星拱原文不妨我們也拿來和羅素的哲學思想進行比較。看看究竟是「中國的馬赫」還是「中國的羅素」更「合」王星拱哲學思想的「身」。

一、李醒民對王星拱原文詮釋的錯位

李醒民在《王星拱與批判學派的思想關聯（上）》^[3]一文對王星拱和馬赫的思想關聯作了分析。他引用王星拱《科學概論》一書以及《物和我》、《環境改造之哲學觀》等原文，牽強附會、生拼硬湊地將其和馬赫的《感覺的分析》、《認識與謬誤》關聯起來。事實上，王星拱這些原文明確聲稱是實在論觀點（也是上世紀二十年代羅素的代表觀點）。並且我們還可以找到王星拱在這一時期翻譯羅素《哲學中之科學方法》裡面與之相應的文字和觀點。不妨我們來一一檢視。

李文^[4]首先引了王星拱在家鄉安慶一次演講，講題為《環境改造之哲學觀》（1921年8月）^[5]裡一段話：

「實在論者說心也不是實在的，物也不是實在的，只有感觸一眼所見的，耳所聽的，手所摸的一是實在的。即以桌子而論，桌子的本體不是實在的，顏色形式等等性質，是實在的。這些性質是直接地由感觸得來的，若桌子之本體，都由這些感觸得來的張本推論而來。凡由推論而來的，都不能算作實在。縱令我們拿頭和牆碰一碰，所得的結果，仍不過是一

定感痛，並不能證實牆之物之本體。……現在的感觸，和最近的記憶，以及最遠的記憶，都是持續不斷的，都是實在的。……依實在論說來，他們都是實在的。然而我們何以把迷惑當作虛妄的呢？不過因為這個感觸和別的感觸不能互相符合罷了」^[6]。

需要說明一點是，王星拱在這篇文章這段話恰恰是說明實在論 (realism) 和唯物論以及唯心派的不同。並且，這個「實在論」在王星拱心目中指的就是以羅素為代表的「中立一元」（以「張本」或譯「感覺材料」為一元的非心實體和非物實體）論。比上篇略早一點，王星拱在1920年11月1日出版《新青年》第8卷第3號上發表《羅素的邏輯和宇宙觀之概說》一文，裡面對羅素新唯實論有一段和上面李醒民引的王星拱的話幾乎相同義的表述：

「邏輯是研究關係的學術，這些關係的張本，就是感觸（亦譯感覺）。這個感觸的張本，是實在的，不是像唯心論家所說，它是因心神而存在的，也不是像唯物家所說，它就是外界的物體的本身。凡感觸都是真的，即夢中之感觸，也是真的。因為夢中之感觸和醒時之感觸，不能連接起來而不相衝突，所以我們說夢不是真的。足見夢之不真，並不是感觸之分子不真，是這些分子之關係不真（科學的真實是系統的真實，也是這個意思）。這個感觸，既是實在的張本，則物理學中之『物』，都是由這個感觸建設起來的。換一句話說，物理學中之物，和感觸張本有一定的關係，物理學中之物，就是感觸張本之函數 (function)。譬如我繞一個桌子而走，看見桌子之聯續為眼所感觸的顏色；這些顏色之聯合的級系，是實在的，至於桌子本身之存在，乃是經由各感觸（視官的感觸和筋肉的感觸）之互組，而建設起來的。所有幾何學中之點 (point)，力學中之瞬 (instant)，都是由感觸張本建設起來的」^[7]。

這段王星拱介紹羅素新實在論觀點所舉證桌子例子皆出自羅素原著。文章多次指出哲學的精髓就是邏輯，邏輯和數學（算學）一樣，是專門研究形式一關係的學術，至於物質，有各行專門科學去研究他，他不是哲學要研究的對象。這顯

然是羅素的邏輯構造論，已經不是馬赫的實證論，雖然也是中立論的觀點，但要比馬赫更高一個思想階段。李醒民拿王星拱的話和馬赫印證是降低了王氏哲學的價值。

至於李醒民引王星拱《科學概論》^[8]裡那段話則非但不能說明王星拱和馬赫的思想關聯，倒是清楚表明王星拱和羅素的思想關聯。裡面再次談到唯實派，認為心與物均非實在，只有感觸為實在，即以桌子的本體不是實在的，它的形式、顏色、聲音、堅度等等性質是實在的，「這些性質，是直接的由感觸得來的，若桌子之本體一康德所謂物中之物一乃是由這些感觸得來的張本推論而來。凡由推論而來的，都不能算作實在。它是邏輯的構造，不是客觀性質。我們所能直接知道的，只有器官的感觸……」^[9]。

為什麼我們說李醒民把王星拱引文和馬赫哲學聯繫而不是和羅素哲學掛鉤是降低了王星拱的哲學價值呢？這是因為馬赫的舊實證論把認識局限於經驗和心理範圍，而對超越經驗以及數學和邏輯的「假設演繹系統」的認識不足。研究邏輯經驗主義的專家洪謙對從馬赫實證論到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論的不同有一段非常概括和精闢的話：

「不過從馬赫的實證論到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論，還要走一段艱難的路程。維也納學派雖然接受馬赫的反形而上學觀點，但馬赫的科學觀和維也納學派提出的『科學世界觀』（*die wissenschaftliche weltanfassung*）卻不是一致的。^[10]由此可知，李醒民先生沒有仔細研究王星拱著述和羅素哲學的關係，錯把「中立一元論」高級階段的羅素讓「中立一元論」低級階段的馬赫替代了。

二、馬赫是反形上學的；而王星拱並不一般反對形上學

一般教科書是把馬赫放在新實證主義來說明的。這就是說，具有濃重的反形上學性質。梯利（Charles Tilly）在其著名的《西方哲學史》裡稱：

「他（指馬赫一引者）根據休謨和實證論者的現象論，創制了一種認識論，認為世界僅僅是由人的感覺組成的，自在之物是虛幻。構成他的認識論的基礎的，不是公理或先驗的真理，而是直接的純粹經驗。科學的目的在於對事實，即人的意識內容，作完全的描述；它唯一的任務是發現不能再進一步加以分析的感覺要素的聯繫一那就是認識這種聯繫，而不是用形而上學的預先置定的假設予以解釋。^[11]」

雖然，就哲學的「中立一元論」特性來說，馬赫的確和後來的羅素的新實在主義有共同之處，不過究其演化細節，不同之處是明顯的。不要說從馬赫到羅素，就是從馬赫到維也納學派思想演變的過程，分歧也是存在的。維也納學派並不像馬赫等人認為形上學是錯誤的，而是認為它無意義。或許王星拱的觀點更接近維也納學派的觀點。即使這樣，王星拱也只是從科學觀點對形上學有所批評。如果考慮到王星拱是把科學和哲學分開來看的情況，那就很容易見出他並不是一般反對形上學的。他認為科學和哲學範圍是不同的，因此方法也就不同。換言之，在科學知識裡形上學方法或許不可接受，但並不等於說在哲學裡它們也不是可以適用的。因為「哲學是研究本體的，科學是研究現象的」。「哲學研究形而上的道，科學研究形而下的器」^[12]。

對於王星拱並不否認形上學，我們還可以通過一個旁證說明這一點。羅志希（羅家論）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寫的著名著作《科學與玄學》，其未發表稿就請王星拱看過^[13]，他們兩人對哲學與科學兩者之間關係的觀點是相近的。羅志希也不反對形上學，他甚至將馬赫、羅素批評形上學（玄學）言論視為虛偽之作。他指出：「馬赫不幸叫他自己的系統是『反玄學的』，使『望文生義』的人起多少誤解。其實他的『知識論』所述的，都是玄學的問題。他一方面持休謨的精神分析經驗，一方面否認康德的『自在之物』（*Ding-an-sich*），而又不願意摧毀知識的真實；於是造成他的『普遍物象論』（*Universal physical*



phenomenology)。這還不是玄學嗎？

又如羅素有時批評所謂『正宗的』玄學 (Traditional metaphysics)，或者引起人家以為他是反對玄學的誤會；其實他所批評的，只是遺傳下來所謂『正宗的』玄學家，而並不是反對玄學的本身。因為他自己論到事物的關係 (Relations)，真理的性質和共相的『常住』等等，已經成為很重要的玄學家了^[14]。

羅志希當然是一種釜底抽薪的觀點，王星拱沒有像他那樣激烈維護形上學 (玄學) 的合理性，但其溫和地肯定形上學的價值是毫無疑問的。尤其考慮到在中土傳統儒道形上文化的熏陶之後，恐怕中國士層很難脫去這種影響。像上世紀留學西方並受西方很好哲學訓練的馮友蘭、金岳霖、方東美、馬一浮等都毫無例外肯定中國形上學自有其價值，即使是在西方反形上學甚囂塵上的時期他們也如此堅守這種信念。

王星拱不一般反對形上學，這在他對美的全體體認上見得出來。他說：「因為美術 (即藝術一引者) 不受維持生命的勢力所壓迫，所以它不要計較成功或失敗的結果。(即如預測將來一類的作用)。因為不要計較這些結果，所以不要研究彼此因果的關係，它要把宇宙全體的美整個兒領會得來。這樣的領會，乃是美術家或美術之愛者的內部的生活和宇宙全體兩相凝合兩相印契的徵象。美術作品，不過是二者中間的介紹，為領會宇宙全體的美之一個鑰匙，做一個象徵的記號而已」^[15]。王星拱古典格律詩詞的造詣很高，平日生活情趣也多有審美色彩。抗戰時期，他與朱光潛、劉永濟等常相互詩賀。美學作為哲學是全體大用的，這和科學是局部的觀察還是有所不同的。這種形上的「道」的味和科學形下的「器」之分在王星拱身上也是明顯的。現實生活中，王星拱是中國傳統的「士」，有很高的形上審美情趣。他崇尚無物無我，不障不礙的極樂境界。但另一方面，他是科學家，他有縝密分析的頭腦。這兩種看似矛盾的性格其實在中國一般文人身上是非常普遍的。

然而，即便就人類知識分類來說，馬赫作為舊實證論的代表，基本立足於類似於心理學的經驗意義上來考慮知識的構成。這樣，就不能科學證明數學和邏輯和自然科學的關係。由於不能將數學和邏輯從感性觀察中抽離出來，也就認識不到數學和邏輯是對自然現象做出「假設演繹系統」。這種假設當然帶有「形上學」特性，是康德的所謂超越的方法 (transcendental method)。恰恰馬赫的舊實證論有這種局限性，他們就把歸納認識的不可靠性歸於邏輯和數學。事實上是他們沒有很好處理哲學和科學的分界。王星拱則不然，他清楚地認識到哲學的「超越的方法」和科學的「發生的方法」(genetic method) 的區別。他以「哲學是研究知識的，科學是研究事實的」為題實際是把馬赫在舊實證論事實層面、心理層面上的研究和哲學的研究區分開來。他說：「康德的哲學，以純粹理性之批評為中心，換言之，就是知識論。他所研究的問題，不是知識之如何發源，如何進化，乃是知識之如何可能，根據於何種條件。前項問題屬於心理學，後項問題屬於知識論。心理學為科學之一支，知識論即是哲學。心理學與知識論之區別，即是科學與哲學之區別。心理學研究各種精神的即心理的事實—認識、概念之成立，印象之組合，及情緒之發生，欲望之發展等等，及管理這些事實之關係之定律。知識論研究在何種條件之下，知識方才可以成為知識。心理事實的研究和生物學一樣，須用歷史的方法，即發生的方法 (genetic method)。知識論裡須用超越的方法 (transcendental method)。所謂歷史的方法，乃是比較各事實之發生的多數原因，而彙集於其同者，歸之於一個定律之下。所謂超越的方法，乃是吾心之自然發見的動作。心理學中之材料，乃是個別的，起於後天的經驗。知識論中之材料，乃是普通的，根於先天的固有。前項的真實，須訴之於經驗之證明。後項的真實，無待於經驗之證明；若亦訴之於經驗之證明，往往發生衝突或虛偽 (例如康德之反論，見聯續與無限篇)」^[16]。

顯然，王星拱通過哲學和科學的界說，多少

保留了形上學的合法性。並且這種形上學特性是和邏輯和算學（數學）聯繫在一起的，它不是經驗的科學（如心理學）。馬赫反形上學的觀點似因未曾將這兩層區分開來所致。王星拱對哲學和科學之關係似乎更近似羅素的觀點。關於這一點，我們從王星拱寫的《羅素的邏輯和宇宙觀之概說》一文中即可見出。他寫道：「依羅素的意思，哲學之精髓就是邏輯；邏輯和算學（即數學一引者）一樣，是專門研究形式關係的學術，至於物質，有各行專門科學去研究他，不是哲學所應研究的。形式是普遍的，所以哲學的目標是普遍的。哲學不借科學的材料為基礎，而哲學的結論，也不因科學理論為轉移。他有他自己的範圍，若懂得這個範圍裡的東西，就可以懂得宇宙之普遍的模樣（general aspects of the universe）。^[17]」

因此，我們認為雖然馬赫和羅素哲學有一致性；即中立一元論。但是，馬赫是一個以心理學為依據的中立論者；而羅素則是一個以邏輯和數學為依據的中立論者。在反形上學觀點上是有差異的。王星拱受羅素哲學的影響遠遠大於受馬赫哲學的影響。與其說王星拱是中國的馬赫主義者；不如說是中國的羅素主義者。

不過我們也必須承認羅素受到馬赫的影響，但羅素哲學顯然不同於馬赫哲學。從王星拱自己的科學哲學所受羅素影響以及他比較早介紹^[18]和翻譯^[19]了羅素的著述看，我們有理由說王星拱更像是一個「中國的羅素主義者」。

[1]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編：《中國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資料》（下冊）。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內部參考資料），1964年。

[2] 吳曉、程斯輝：《功蓋珞珈「一代完人」——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山東教育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5頁。

[3] 《哲學分析》第7卷第1期（2006年2月）。

[4] 李醒民這篇文章以下簡稱「李文」。

[5] 後載北京哲學社編輯：《哲學》第4期（1921年11月）。

[6] 王星拱：《科學方法論與近代中國社會》（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84-85頁。

[7] 王星拱：〈羅素的邏輯和宇宙觀之概說〉，《新青年》第8卷第3號（1920年11月1日），第63-64頁。

[8] 王星拱：《科學概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3-35頁。

[9] 同上，第35頁。

[10] 洪謙：《論邏輯經驗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1月），第85頁。

[11] [美]梯利：《西方哲學史》（增補修訂版）（商務印書館，1995年7月第一版，2003年2月第5次印刷），第615頁。

[12] 同注[7]，第210-211頁。

[13] 羅志希：《科學與玄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12月第1版），第2頁。羅志希在1924年給自己這本書寫的《序》裡這樣稱：「趙元任先生於在柏林短促的居留期間，把全稿從頭至尾看過一遍，王撫五先生（指王星拱——引者）和朱經農先生於此稿寄回國內以後，又校看一遍；這都是著者所感謝的」。

[14] 同上，第80-81頁。

[15] 同注[13]，第247頁。

[16] 同注[13]，第214-215頁。

[17] 王星拱：《科學方法論與近代中國社會——王星拱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59頁。

[18] 王星拱：〈羅素的邏輯和宇宙觀之概說〉早在《新青年》第8卷第3號，1920年11月1日。

[19] 羅素著，王星拱譯：《哲學中之科學方法》（商務印書館，1921年11月）。

Is Wang Xingong a Chinese Machist?

Wan Xiaoping (Anhui University)

Abstract: Wang Xingong's scientific and philosophical ideas have been severely misconstrued within the Chinese academic field. He is commonly called a "Chinese Machist" in general textbooks. He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a proponent of "representative of scientism". These perspectives lack a solid basis. This paper challenges the assertion that Russell's impact on Wang Xingong is similar to that of Mach by examining Wang Xingong's original works: Mach's positivism and logical positivism are distinct stages, with Wang Xingong being more influenced by the latter stage; Mach held a stance against metaphysics, whereas Wang Xingong generally did not exhibit opposition towards metaphysics. Wang Xingong's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align more closely with those of Russell, hence, it would be more precise to characterize him as a "Chinese Russellist".

Key Words: Wang Xingong, Mach, Russell, old positivism, new positivism, logical positivism